

漢書門			
四	二	七	二
號	函	架	冊

四	二	七	二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2
冊數	20(54)
函號	280 73

0 1 2 3 4 5 6 7 8 9



南史卷十五

列傳第五

李延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同子監祭酒臣楊道實

勅重較刊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論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元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劉穆之

曾孫祥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

傳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弟祗韶孫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爲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旣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

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
之卽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
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衣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
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
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建鄴
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
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
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
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
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

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
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
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
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劾卽密疏白
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
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
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
勢均終相吞阻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
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
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

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
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
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
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
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何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
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
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
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
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
其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

嫌大旣足有所包其勢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
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
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
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
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護軍司馬加丹陽尹
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
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
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
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
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

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
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
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
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
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
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
彌日且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

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又且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馱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
帝曰穆之家本貧賤瞻主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
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
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畧趙魏聞問驚慟哀惋
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
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
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
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奏天子曰臣聞崇
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

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
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
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質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
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靈已泰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亦荐時屯世
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之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
豈唯讜言嘉謀溢于八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幙造
膝詭辭莫見其際事一兩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

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
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
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
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
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
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
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于

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
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
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
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
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櫝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櫝柳消食
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爲其兄弟以餉
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
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
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櫝柳一斛以進之元嘉
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

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
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
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
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
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
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鯁魚嘗詣孟
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
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
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
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刃斫妻奪爵以

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
不脩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
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
舉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
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
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
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
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與王睿爲南徐州以瑀
爲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

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瑀與之款盡
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
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
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
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
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
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
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
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
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

何遜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人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名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

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躐叫呼於是亦卒諡曰剛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敷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

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陰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沂隴元凶弒逆秀之卽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

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
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
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
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
陽尹先是秀之徙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聽
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粟遙擲柱
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
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
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
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

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
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
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
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
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絜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
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
上虞令羨之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
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
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

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爲丹陽尹摠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卽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

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相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武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官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道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脩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

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卽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矚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

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

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達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剋當卽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爲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旣貴以此衣

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
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
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
公主公主卽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
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
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
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
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
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
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

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
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
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
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
碁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
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三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
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有司
以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未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
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爲初通
其謀爲誘引之辭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

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慙慙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
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
足爲虞便以關啓懼成虛妄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
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
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
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
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心無
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啓臣雖驚下情
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爲易而覲然視息忍此
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耻方

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
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兗州刺
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脩整之
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
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
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
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陽
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
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
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

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摠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劬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鐸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鐸妃卽湛之妹湛之勸上

立之徵鐸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劬入殺之且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卽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二子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筭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

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韎爲書侍御史蔡
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
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
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
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
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
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
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
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

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
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
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
新林苑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
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
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
之武帝崩遺詔以爲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陽尹
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
所釐替卽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
林旣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

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卽位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

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違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

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畧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温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合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

增班劔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

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項子

緄子君倩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于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倩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

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
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舊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
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
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
見二子廸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
愒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
終在大者廸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
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
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廸大喜

告亮亮不荅卽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
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
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
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
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
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
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
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
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卽徵
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

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摠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
且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
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
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
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
劔二十人少帝卽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
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
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
泣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
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濡背不能答於是希腹心於

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
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卽
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卽爲左
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
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
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
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
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
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
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廸每深誠焉而不能從及見

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暗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持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

之自然求之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秣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基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興太守有

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
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
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
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
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祇等從平京城
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
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
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
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咸悅歸者甚衆

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
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劔二十人出
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
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
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
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卽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
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
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
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
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旣

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恣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上來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

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官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三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

南史卷十五
列傳
三十四
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巳間十三年春將遣
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舩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
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
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
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
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
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
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
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
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

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
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
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
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
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
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
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
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珪

爲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
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
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
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
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
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
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
尚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
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議舉封西昌縣侯歷位

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流
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
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
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
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
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諡曰威
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綱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
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
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

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傳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因大名以至顛覆韶祇克傳胤嗣其木鴈之間乎

南史卷十五終

南史卷十六

列傳第六

李延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王鎮惡 弟起石

毛脩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脩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

南史卷三十一 年刊

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黿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邊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之謂諸將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明有將卽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

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漳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

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
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
兄弟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
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
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
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午救佛寺自縊鎮惡身被
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
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
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
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

雲盆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
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
栢谷塢進次龜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
卽授方龜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
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
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至潼關爲
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
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
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
遣軍鎮惡旣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

守險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
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
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
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令將士
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
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
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城
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
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
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

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
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別取餽輦
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
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
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
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
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
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
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符堅
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者深

惲之田子曉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諡曰壯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暇密割之卽死武帝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帝義而許

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爲劫郡縣
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彊乃出
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
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
功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
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
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
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固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

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
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
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
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爲
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
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
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於軍門帝之
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
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
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衆

歲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
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
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
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
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
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
火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畧
帝遣白直隊主丁時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
却日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旆魏

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旆旣舉超石
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
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
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
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旣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
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
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剋蒲坡以超石
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
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

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
玄西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人蜀馮遷斬玄於枚洄
洲脩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旣有
斬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
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脩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
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言狀帝乃令冠軍
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
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
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
宥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帝慮脩之至蜀多所

誅殺且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脩之
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
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脩立城壘武
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
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
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
謙之爲魏大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嘗爲羊羹
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大官令
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
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問朱脩之南國當權者爲

誰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韞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脩母所住處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

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洪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

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並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謚益州刺史脩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曰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

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旣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云云中鎮將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脩之及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

南史卷之六
列傳
十
伐黃龍弘遣使求救脩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
至東萊舫柁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
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爲黃
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
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
之舉兵雍土時饑脩之僞與之同旣而遣使陳情於孝
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脩之不
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聖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
秀不得前乃退脩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脩之
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賦
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
史賭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
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
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曾
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
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
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脩之後拜左戶尚
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
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
侍卒諡貞侯

南史卷之六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縣竺
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
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
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
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
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
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
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謀
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
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

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
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
軍蕭斌節度軍至碯礮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
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鼙動天地玄謨之行也
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
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
中卽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
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盡蕭
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

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碣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碣礮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

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且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藉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

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啓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齷齪秀之儉恹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

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坦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炮醬調秋菜白麩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旣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

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
怒明帝卽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
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
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笥袖鎧
頃之以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
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諡曰莊公子深早卒深
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
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
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
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兔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
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
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
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次
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
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
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
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
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

南史卷之六
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鄆

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諡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

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

軍贈雍州刺史諡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卽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灞上戰劔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

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
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峭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
重關自闢故知英筭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
直指前無疆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脩
之傳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
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踈勒之難苟誠節在
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六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
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
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
難乎蹙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
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
逸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南史卷十六終

齊廷壽撰

南史卷十七

列傳第七

李延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子

遺產

簡之弟謙之遺產子延孫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元顯以敬宣爲後將軍諮議參軍

三年孫恩爲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旣累破祇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旣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命

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
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
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
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宣
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
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
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
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謀滅德推休之爲主
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娶軌謀泄乃相與殺
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卽馳還襲封武

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
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
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爲江州大
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
洽所賜莫與爲比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帝
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
周祗諫以爲道遠運漕難繼毛脩之家讐不雪不應以
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軍欲
驅二死之甘心亡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不從假
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

盡遇疾疫而還爲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
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
屢獻規畧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甲獸斑突騎置陣
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
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
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
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
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旣相任待又何無
惡譚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平生之
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

慎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
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
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
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
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
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十
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
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
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

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卽誅道賜
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
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
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
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
學仕晉爲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爲
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
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相石綏司馬國璠陳襲
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

餘黨爲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殺上表免懷肅官
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
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
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
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
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甚乃
斷懷敬乳而自養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
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亡媿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
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塘令元嘉十三年

東土饑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
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
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
年氏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
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
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
軍大致剋捷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
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
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
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

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
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
二年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
內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
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
以佐命功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
諡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
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

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譎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

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平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慎弟懷默

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諡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年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澠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卽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

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也趙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鑿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征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

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僞驃騎將軍司馬龍仲斬之龍仲卽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於鄆山其餘羣賊出爲盜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

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
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
以華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
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牆
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令脩
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
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
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
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
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
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
卽遣季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
虞廙夫等輕舟奔始興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
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
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
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
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
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卽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爲先

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
建鄴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
徐道覆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
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
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
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
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
於赫連勃勃傳國主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
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

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
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
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
加散騎常侍卒於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
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
植次第植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
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賁柳猶以素
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
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

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拔鍾爲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

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

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侍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

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鄴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脩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參

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卽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

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逵之敗沒帝怒卽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令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

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諡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
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
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
力絕人以浮蕩蒲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
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
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
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
無恙前後屢被糾劾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
拜員外郎再坐蒲戲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
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旣被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

錄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
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摠統爲前驅次新蔡攻
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
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不許其
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
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魏所圍召康
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
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
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
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矢中

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諡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剋京口虔之卽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

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宮諡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經號哭追送至于西口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二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

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
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
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
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
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
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
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
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
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
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諡

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
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
有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
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
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
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
言信矣康祖門奉與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爲期
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
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

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南史卷十七終

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八

李延壽撰

皇明

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

何

勅重

較刊

奉朝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皆重

皆重

承德郎司業仍加第一級臣苗錦筆奉

趙倫之 子作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基 弟惠休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引 惠開從孫珠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眉 嚴 燾弟燾 燾子質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

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闕中縣五等侯累

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
太守沈田子出曉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
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卽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
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
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爲護軍資
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
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
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

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爲寧遠將軍摠領義徒以居官

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
甚嘉之文帝卽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
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送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
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
別詔至此始統領焉後爲丹陽尹在都嚴酷曹局不復
堪命或委叛被錄投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
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
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
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

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歲許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箏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爲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

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爲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文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爲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

無復事力信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
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
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
退卽代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碯
碯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
立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卽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卽位徵
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
都下多劫掠一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
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侯
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
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
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
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
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
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徧
奇相尚孝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
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
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
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

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
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
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
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
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
耻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
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
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
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名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
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

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
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
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西女妓易之不許惠開
怒收吉斬之卽納其妓啓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
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
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敘述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
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
過人嘗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卽位晉安
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
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

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
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
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
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邊留惠基惠
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
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
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
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
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
開舉動自若從容荅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

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
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
厚而廩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
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
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
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
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
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荅惠開
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
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尋除少府加給

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人管喉舌出
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懷
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
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睦惠基使至益州遂
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
下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
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
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

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
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
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
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
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
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
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卽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
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諡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

女結婚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棊齊高帝與之嗜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楊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任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

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鬪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及抗思莊金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

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子洽字宏稱幼敏悟年七歲誦楚辭畧上口及長好學
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更數
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
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人
俗便之後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
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
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
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
徵為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
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
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
賊齊高帝赦之後為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
法免官惠朗弟惠禧仕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
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
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頗無良守可以介
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

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金不稱
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多
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
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
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
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
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
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
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摠延後進二
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

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
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
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
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
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
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
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
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卽位爲黃門侍

郎晉安王爲南豫州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
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
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
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
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荅曰已許
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
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
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
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
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

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側皆授官
允與尚書僕射謝朮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益厚賜帛
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
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
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
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與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
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
人歐陽頎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頎遷廣州病死子紇
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

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金惶駭唯引怡然謂之
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
已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
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
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
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
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
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
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
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

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
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
諷令送質及至靖卽悟旨遣兒弟爲質後主卽位爲中
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
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
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
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命不平不過免職
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
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

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卽位惠訓與巴
西太守魯休烈金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瓚據上明建康
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
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與吾
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
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
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爲丹陽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
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
李彪來使齊武帝燕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
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
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啓曰
郎有杖起自後漢尔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
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耻爲此職
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
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
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
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
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
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慙懼兼有

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卽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

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輓下牛克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頗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卽荅曰陛下投臣以赤

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
陳昔恩以早遭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
荅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
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
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餽必陶然致
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
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諡曰
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
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
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
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
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
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
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金
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
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
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
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配食義同陽

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
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
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
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官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
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
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
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
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
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
附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軍中軍軍事八補尚書

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譙謂
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
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
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
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
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盛興於古典脩
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
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
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

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與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殯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皇建

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殿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

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殿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諡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

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

之衣令止疑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
與往復十餘反疑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
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疑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
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
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游
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
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
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畧皆上口王嘗自
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

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
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
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群蠻悅服後卒於鎮南
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熹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
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毋憂
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
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爲
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焉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巖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爲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諡曰忠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搃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熹字義和燾之弟也與燾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

徒金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
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
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
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
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
中軍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
帝遣朱齡石統大眾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
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
小苟屯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
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于質字舍文少好鷹犬善捕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
出面露口頰頂拳髮初爲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
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
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
後爲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爲文帝所嫌
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
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
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
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
鎮奢凌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

厚善羣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義興太守二
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
魏太武帝圍汝南城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
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衆數十
萬劫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
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
求酒質封漉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
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狒狸死卯年
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
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

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
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
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
時魏地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
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
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鑕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
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
魏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
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
車攻城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

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金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卽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建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卽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金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制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

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又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卽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

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畧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謩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

南史卷十八終
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
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
王莽事漆其頭藏於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
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
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第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
情嶮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
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南史卷十八終

